



积肥那些事

□陈斌

古人云：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惊蛰过后，南方地区陆续进入春耕时节。看着农民在田间地头忙碌的身影，不免想到儿时参加积肥的那些趣事。

那时，农资供应还不完善，种子靠农民自己育种，肥料也是农民自己准备的清一色有机肥。一到春耕时节，村里男女老少，都全力投入春耕生产。还是孩童的我们，自然也成为春耕生产的一分子。每年开春不久，生产队就动员儿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比如积肥。

当年，积肥主要是两件事：一是拾牲畜粪便，二是割踩青草。

说起拾牲畜粪便，倒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。每天清晨起床后，小伙伴们一手提着用竹子编制的撮箕，另一只手拿着用竹片做的钳子，相约去院落四周和牲畜经常活动的地方“捡狗屎”。

“捡狗屎”是拾牲畜粪便的统称，并非只捡狗屎。通常，小伙伴沿着牲畜习惯行走的路线一番搜索，大都收获颇丰。时辰差不多时，便将装着牲畜粪便的撮箕提到生产队的集中收集点上交。

牲畜粪便上交后，相关人员会酌情记工分。一个男性壮劳力一天的标准工分为10分，而小伙伴们拾牲畜粪只能挣点零星工分，既为家庭增加了少许收入，也为春耕生产作了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
拾完牲畜粪便后，我和小伙伴才背上书包，到被称作“耕读小学”的农村小学上学。

那时农村小学的教学内容，也是结合农村生产劳动进行的。比如语文造句，老师要求把生产劳动的事项组合进句子。我的同桌，平时组词造句经常得到老师表扬，但在结合积肥内容造句时却闹了大笑话。老师让我们以“大吃一惊”造句。同桌造的句子是：“清晨去参加积肥劳动时，发现一泡狗屎三斤，然后大吃一斤。”老师阅改作业时给他的评语是：“从算术的角度，还是符合逻辑的。”晚上，同桌的父亲检查作业，看到这个造句被逗笑了，戏谑着批评他：“你胃口真好！”

春耕时节，除捡拾牲畜粪便外，小伙伴们能够参与的还有割踩青草。所谓割踩青草，就是用镰刀割取山上的青草交给生产队，再将这些青草倒入备耕的水田里，人工将青草踩入泥淖中，让其腐烂，从而增加水田的肥力。

下午放学后，小伙伴们相约一起去割踩青草。大家背上背着竹背筐，手上拿着磨得锃亮的镰刀，在山脚青草生长茂盛的地方割取青草。有的小伙伴动作敏捷，不一会儿背筐里就装满了；有的小伙伴贪玩，躺在地上眯着眼睛，懒洋洋地晒太阳，自然割的青草就少。有时候，小伙伴们也玩一些斗草的游戏——把路边扎根的车前草拔来比赛。比赛时，双方各持一根车前草的花序轴，十字交叠，各自捏紧花序轴的两端，朝自身方向使力后拽。谁先拽断对方的车前草，便算获胜。胜负分出后，输了的一方要将自己背筐里面的一部分青草作为“战败赔款”给对方。输了草的小伙伴由于背筐里面没有多少草，回家后便会受到家长责怪。儿时的这些游戏，现在想来仍觉得有趣。

天色渐渐变暗时，我们便收工回家。割回的青草通常在第二天由家长带到生产队上交，每100斤青草可记1个工分。

当年积肥的习俗，现在早已消失。不过，那时想尽办法增加田土肥力的做法，还是值得学习的。

“布谷飞飞劝早耕，春锄扑扑趁春晴。”又逢春耕时，这么多勤劳的农民在田间劳作，今年一定又是丰收年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协会会员)

书痛

□刘德奉

近日，从旧书店淘回两套老书，共计30余斤，折算下来每斤仅7.88元，且均系精装本的大部头学术著作：五大本《十三经辞典》和十二册《清史编年》。我兴奋地将这堆宝贝搬回家，清理检视时，才发现两套书的所有白页和大部分序言均已被撕掉。开始还以为是有人为之，后来才发现可能另有原因。

这究竟是谁所为？他为何会选择这样做？在我看来，即便你不喜欢或嫌弃它们放在家中有碍观瞻，也完全可以当旧物处理，不必刻意去毁损。随着对书籍的整理和翻阅，谜团也慢慢有了眉目。细心翻阅内页后，我发现了它原主人的诸多阅读痕迹：在《清史编年》第一册的最后一页，写有“粗阅完，2009年9月26日”；在第十二册最后一页，写有“2010年3月7日，粗读完”。据此，我猜测他是一位已失去清醒意识的老人。

按照我的推理，当年能以不低的价格买回这两大套书籍的人，应是一位传统文化功底深厚之人。因为，此书颇有难度和深度，文化功底一般的人购买的可能性不大。种种迹象显示，他当年读得极认真，在两套书中都做了重点附注和眉批，这些标注的划线均用了直尺，画得很规整；其次，他标注为“粗读”，可见对学问的认真态度；另外，眉批中多处夹杂繁体字，说明他可能是一位老学究。这一点从笔迹上分析也很有可能，他文字书写不流畅，且有明显笔尖移动吃力的感觉。这样的书写状态，我曾在《巴金全集》中读到过，那时巴金已临近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每天在病床上只能写几个字，他说写字之艰难，只能笔尖一点点在纸上移动，甚至连移动

的力气都没有。活到老读到死，在他身上，我似乎也看到了类似的影子。这也让我回忆起当年采访徐文彬老先生的场景，老人在生命的尽头，还手拿书和笔，颤颤巍巍翻看着书页，把心中的断思用划痕的方式留给后人。这是让人敬重的阅读，也是沉重的叙述。

我猜想，书的白页上或许写有书主人的名字，而撕掉白页的，大约是他的后人，他们或许是不想让人知道此书曾经的故事。

读书人的书，人去之后如何处理，这是很多读书人时常议论的话题，但终归无解，也不必去解。读书不是为了别人，藏书也不是为了后代，书终究要流向社会。我们现在见到许多流传千年的古书，其主人当初大抵也无法想象这书终会失去家传，成为其他人的精神食粮，也成了人类社会的可贵遗产。

对于《十三经辞典》和《清史编年》，我会继续清理污迹、修复破损，以示对其原主人的敬重。但那些被撕掉的书页，已无力复原，只能将此小文置于书中，以证惋惜。我亦希望后来拥有此书者，不要将此移去，以示代代相传，爱书惜书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长)

时光叠声里的守护

□任媛媛

那声音，伴着我长大。

是清晨远处的号角，混着自行车铃清脆的响，在街巷薄雾里缓缓穿行；是傍晚悄然绽放的茉莉，清香漫进每一扇半掩的木窗；是街头巷尾悠悠回荡的叫卖，拖着绵长的尾音，与爆米花的轰然巨响，一起撞碎了寻常时光。

巨响过后，人间重归喧闹。

校园里，跳皮筋的孩童唱着歌谣，脚步起落间，细碎又轻盈，仿佛惊扰了阳光下慵懒的影子；沙包划过一道柔和的弧线，落下又轻轻弹开，像午后一缕稍纵即逝的光阴，拂过肩头，便悄然溜走。

铃——

远处脚步声渐近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等等我——”那声呼唤在走廊里久久回荡，散落在校园的风里。

小卖部的玻璃罐里，糖果闪着斑斓的光。小手轻点在玻璃上，咚咚作响，似雨滴落于青瓦，一声便没了踪影。柜角摆着一只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旧挎包，安安静静，守着旧时光。老太太从老花镜上方抬眼望来，笑咪咪地多夹了一颗糖。那颗糖握在掌心，小小的，却甜透了整个午后。

走进电话亭，沉甸甸的玻璃门在身后合上，外界的喧嚣骤然远去。拿起听筒，绵长的“嘟——嘟——”之后，一声轻柔的“喂”，温柔填满了整片黄昏。电话线那头的呼吸，带着历经岁月的沉稳，比从前更厚重几分，似

是肩头多了几分担当。那气息安稳可靠，让人忽然懂得，有些人早已默默站成了守护的模样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孩子们欢呼着围拢过来，将温热的爆米花紧紧抱在怀里。边走边从袋角捻起几粒放入口中，温热酥脆，是童年最真切的甜。

夕阳斜照小巷，炊烟袅袅升起。“回来吃饭啦——”那声呼唤融进暮色，落进万家温暖里。

多年以后，另一种声音悄然拨动心弦，与童年记忆层层叠印，如胶片上重合的光影，温柔又厚重。

那不是爆米花的喧闹，不是弄堂里的呼唤，而是一部电影里，于无声处的力量。

银幕亮起，熟悉的城市映入眼帘——高楼林立，地铁穿梭，街角便利店灯火如常。在这些平凡的角落，有一群人，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。他们隐于人潮，静默无声。

没有激烈的枪声，没有紧张的追逐。只有写字楼里凝望着屏幕的背影，手指悬于键盘上方，迟迟未落；只有地铁车厢中同时起身的陌生人，各自奔赴前程，仿若从未相逢；只有深夜窗前伫立的身影，守着一街、一盏暖灯、一份不问归期的从容。

这些瞬间轻如微风拂水，不见涟漪，却藏着千钧重量。他们的战场，不在硝烟弥漫的远方，而在每一次擦肩而过的刹那，在每一盏深夜不熄的灯火前，在每一段无人知晓的流年里。

电影散场，华灯初上，车流穿梭不息。时代的利刃从铁器换成代码，可中国英雄骨子里隐于闹市、守于无声的赤诚与担当，穿越两千年岁月，始终未改。他们的付出不被看见，名字不被提及，恰似春雷炸响前，大地深处的一声惊蛰，本就不为世人听闻。

书页缓缓合上，银幕上光影渐渐淡去。窗外，夕阳依旧斜照，炊烟缓缓升腾。有些声音融进暮色，是为唤人归家；有些声音落于银幕，是为让人铭记——那些未曾被听见的坚守，那些未曾被看见的守护，藏在人间每一盏灯火里。而我，在爆米花的甜香与深宵的静谧之间，读懂了这份跨越岁月的叠印。

(作者系河北东方学院讲师)



春天物语(组诗)

□阿普

春草

发出新芽
是它在春天正该做的事
可你并不知道
这是它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心思

春鸟

唱出新歌
赞美河边的花
河边的花是鸟的新娘

春花

花为春受孕
在夏天结出果实
春花是一个甜蜜的姑娘

春姑娘

春姑娘是一个花姑娘
走在绿草地
穿着花衣裳
到哪里
哪里就有迷人的春光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花开周公沱

□刘畅

一大早
数百亩油菜花
正冒着雾气
与春风相约
在江畔铺成一地金黄
染黄了一江清水

云开雾散
天地一下子就亮了
亮得晃人眼睛
一次次回眸
凝成一弯回水沱
于是诞生了亿年周公沱

多少场景可以忽略
唯菜花不可
唯周公沱的菜花不可
仿佛一直以来
它们的金黄光芒都在
让清平的时光有了醉意
(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)

花朵是树木吐出的诗句

□洪德斌

沉默了一个冬季
春风轻轻一吻
树木便卸去矜持
把憋在心底的故事
吐成诗句
一句赶着一句
一句挨着一句
满树平仄错落
把路过的人，纷纷黏住
(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会员)

